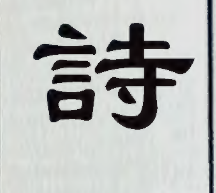


詩問

詩問卷五　棲霞曬書堂原本

孫男聯蓀薇聯茹芬校字

曾孫男國瑞賢忠國琙鎮珍同校字

雅

大雅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

於歎辭言文王神在上昭明于天周自后稷其邦雖舊至於文王其命已新德昭于天有周豈不顯乎命已維新帝命豈不時乎文王一升一降赫然在上帝

左右言其神可畏成王當戒之牟氏曰若令周德不顯則帝命不時矣文王在帝左右是周之顯也

亹亹文王令聞不已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

牟氏曰陳舊也哉始也余曰言文王於德勉勉不倦其美善聲聞亦無已時於是帝命維新舊時所宜錫周者今始錫之則在其子孫瑞玉曰維文王孫子言文王慶流後裔起念祖也因言文王孫子嫡爲天子庶爲諸侯量皆百世又能錫福臣下使凡周之士雖

不顯者亦得保世世無窮

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思辭也楨榦也傳云濟濟多威儀也言保世之士雖不大顯者猶能翼翼勉敬開啟後人於是美大之士皆生王國王國又有作人之澤能令之生以爲楨榦文王亦賴以安余問多士生奚止文王寧瑞玉曰後世寧亦文王寧爾詢於八虞咨於二號文王固是寧

嚴華谷云生此王國天生之也王國克生王國能有以生之也

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假哉天命有商孫子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

穆穆深遠貌假大也麗數也言文王進德之功繼續光明不已於敬是以受天大命因有商之孫子又言商之孫子其數不止於億然上帝既命維爲臣服事於周盛德不可爲衆也

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厥作祼將常服黼冔王之藎臣無念爾祖

膚大有肌也敏疾於事也祼灌鬯也黼黼裳冔殷冠

藎進也言商人臣服於周疑天命有常矣然周之不德亦將臣人靡有常也觀膚敏之士助祭周京其爲祭賓常服其故服王之忠臣親見之得不告王念爾祖不念懼及也

無念爾祖聿脩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命不易

鑒鏡也駿大也戒成王念祖在於進修祖德長言配合天命則多福自來又言殷先哲王所以未喪失民心皆由能配天而行後之人不嗣爾是宜以殷賢愚

爲鏡天之大命不易可保
命之不易無遏爾躬宣昭義問有虞殷自天上天之載
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
儀象也刑法也言天命不易保善不可不傳於後無
令及汝身而止當須宣明義理以訪問人必有能虞
度殷事知所以興亡自天者又言上天之事無聲臭
可聞如何度知惟有法文王則萬邦起而信之文王
德昭于天也
文王七章章八句

文王周公戒成王也褒揚先德勖勉嗣王鑒於
殷商祈天永命爾呂氏春秋以爲周公作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天位殷適使
不挾四方

明明察也忱信也挾有也瑞玉曰君德明明在下由
天威赫赫在上不可慢易言此以起下也是以天難
倚信王位不易可保紂居天位爲殷正嫡以其昏德
乃使不有四方天何可信余曰適之也天位旣之殷
矣一旦乃奪之是天難忱也

摯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于京乃及王季維德之行大任有身生此文王

嬪婦也仲任繫夫而言大任繫子而言身娠也言周德之興由聖賢摯國仲女任氏自彼殷商諸侯之國來嫁爲婦於周京乃與王季共修德大任端一誠莊及有娠能胎敎乃生此聖人文王余問曰嬪于京誰曰之瑞玉曰嬪是婦人美號曰者人稱之來嫁于周人見其有婦德美之曰嬪號之爲京室之婦

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

受方國

懷來也言文王大聖常存小心故能翼翼敬愼明事

上帝遂以身懷來多福其德公正不回邪以受四方

歸附之國瑞玉曰受也者必有授也孰授之天授之

三分天下有其二文王無心焉順受之而已

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之陽在

渭之涘文王嘉止大邦有子

載年也合配也嘉昏禮也子女也言文王在下天監

視之有命既集於身又生賢妃佐之故於其初年天

已默爲定配在洽陽渭涘閒及文王行嘉禮納采問名而後知大邦有賢女

大邦有子俔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爲梁不顯其光

俔天未詳疑莘國君之號繫其父母故稱子繫其君兄故稱妹猶云東宮得臣之妹著其貴也文禮也祥吉也言納采問名之後既卜得吉因納幣定之親迎于渭重大昏之禮造舟爲梁禮儀殷盛豈不顯著其光美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纘女維莘長子維行篤生武王保右命爾燮伐大商

長子伯邑考也行列也燮和也瑞玉曰前言有命旣集命文王也此言有命自天生武王也余曰命此文王于周京得賢妃纘繼大任女事實維莘國大姒也大姒之子十人自長子而下皆有行列其中武王尤天所篤生故特保右命之使和順其伐商之事

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上帝臨女無貳爾心

矢誓也侯武王爲殷諸侯也貳疑也汝爾皆謂武王也言天旣命武王伐殷其時人心歸附殷商之旅皆叛紂來會衆多如林武王猶有疑心誓于牧野乃曰維予殷侯爾今興起革命恐不宜如林之衆咸贊之曰上帝臨視於汝無復疑貳爾心言天與人歸之

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騵彭彭維師尙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淸明

騵馬白腹曰騵師太師尙父號也涼漢書作亮佐助也會朝合戰之旦也言戰地寬廣兵車鮮明馬又彊

壯其時大將實維呂望奮其勇略輔佐武王遂伐大商一戰而克不崇朝天下清明無復濁亂之政牟氏曰邑姜蓋時尙在例不可合褒故稱尙父以見之尙父邑姜之父也

大明八章四章章六句四章章八句

大明戒成王也首言殷所以滅亡失天下如彼其易次言周所以興隆累世積德男女聖賢得天下如此之難欲嗣王永鑒爾

緜緜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陶復陶穴未

有家室

瓞小瓜也瓜近本初生者常小至末而大以喻周自后稷以後皆微至大王始大也民周人古公猶先公亶父字或云名也陶窨也復重窨也穴土室也言周嘗中微其始生從漆沮之土公劉時至於古公尙陶居穴處未立室家著王業之難

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

來朝朝耆老也姜女大姜有駘氏女也胥宇相宅也

言古公避狄難因耆老來朝屬而告之遂走馬而去循漆沮水厓至岐下於是與姜女共來相宅居焉胥宇及姜女著賢智也瑞玉曰據經文當是古公先相之復與大姜觀可否故至岐之後方言爰及聿來也

案顧氏日知錄第二十九卷云古者馬以駕車不可言走曰走者單騎之稱古公之國鄰於戎翟其習尚有相同者然則騎射之法不始於趙武靈王也程大昌雍錄曰恐此時或已變乘為騎蓋避翟之遽不暇駕車董氏曰顧野王作來朝趣馬

周原膴膴堇荼如飴爰始爰謀爰契我龜曰止曰時築室于茲

周地名在岐山南膴膴肥美貌堇烏頭也荼蓼屬也
契灼龜也時土功之時也言胥宇得周原其土肥美
苦荼皆甘如飴於是始於己謀於衆卜於龜其繇辭
曰可居止又曰可以時築室於此

迺慰迺止迺左迺右迺疆迺理迺宣迺畝自西徂東周
爰執事

左右居民東西列也宣導也言旣得卜乃慰安衆民
使止居之公宮在中廛列左右定民居也乃疆理其
經界導其溝洫治其田畝制民產也凡自西往東從

豳至岐之地於是周徧執事言無曠土游民也案揚子方言第三卷云慰尻也郭璞注引周官云夫一廛宅也

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繩則直縮版以載作廟翼翼

司空掌營國邑司徒掌起徒役故召之縮束也載上下相承也言民事既定乃召有司使立城郭宮室先以繩直之乃束版築之作廟成翼翼然嚴正余問營宮室先宗廟經胡不然瑞玉曰禮家所言非遷國時也又營者營度之未便作之下文立家土亦在立門

後
捄之陾陾度之薨薨築之登登削屢馮馮百堵皆興鼛
鼓弗勝
捄實土於蔂也陾陾眾貌度投土於版也薨薨眾聲
登登杵聲削屢牆成而屢削治之馮馮牆堅聲鼛鼓
鼓役事鼛大鼓鼓小鼓也此章又詳言築作之事人
眾力齊百堵一時興起或鼛或鼓不能節止之言勸
事樂功瑞玉曰不言丹雘黝堊者爲子孫久遠計牆
屋皆取渾堅不尙華飾

迺立皋門皋門有伉迺立應門應門將將迺立冢土戎醜攸行

皋門王之郭門伉高貌應門王之正門將將嚴正貌冢土大社也戎西戎卽昆夷也言宮室旣成於外又作二門制度高嚴迺立大社於門右觀其營建已具王者規模戎夷之衆皆行走避之不敢復侵擾

肆不殄厥慍亦不隕厥問柞棫拔矣行道兌矣混夷駾矣維其喙矣

肆故今也慍恚也問聘也棫白桵柞櫪也兌通也駾

突也喙息也承上戎醜攸行而言故今敵怒未平不能卽殄滅之禮問不廢亦不自隕墜之言羈縻勿絕也然其後人檠地闢柞棫拔除行道通利昆夷失其險阻奔突而去維其張喙喘息而已據皇矣詩則柞棫以下爲王季之事

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奏予曰有禦侮

質正也成平也蹶生未詳傳云蹶動也潁濱蘇氏云文王感動之使禮義之心油然生也疏附使疏者親

也先後前疑後丞也奔奏使人歸趨奏功也禦侮折衝禦敵也予詩人自予也言文王盛德當與予曰亦賴有此四臣助之戒成王明作有功卽有僚也牟氏曰據經文虞芮質成是大王事傳記並屬文王誤爾虞芮質成天下歸心聖孫文王亦以其時蹶然而生予觀其時多生賢才他日文王之佐並生於大王居岐之日

緜九章章六句

緜戒成王也大王遷岐實肇王基規模至鴻遠

文王因之以受命序云文王之興本由大王也

芃芃棫樸薪之槱之濟濟辟王左右趣之

樸叢生也槱積也濟濟容貌美也言木生樸屬人可采之積之以諭賢人眾多國可用之儲之是以濟濟君王左右之士皆趣附言濟濟者君使臣以禮

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峩峩髦士攸宜

奉璋助祭也言濟濟辟王左右既趣附之故當祭祀奉璋之士峩峩然禮儀盛壯是乃俊士之所宜

淠彼涇舟烝徒楫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

楫櫂也言涇舟汎流則衆人櫂之以興周王往行則六軍從之言士文武備也國之大事在祀與戎

倬彼雲漢爲章于天周王壽考遐不作人

遐遠也作興也言雲漢倬然長大則文章竟天周王壽考長年則作人豈不遠乎頌禱之

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

追雕也金曰雕玉曰琢相質也凡網張之爲綱理之爲紀此章言作人之實也瑞玉曰金玉不雕琢不成器追琢所以美其文金玉所以成其質君子作人彬

彬如也勉勉我王戒以作人無倦綱紀四方大綱之

小紀之四方之事無不舉言賢人多也

棫樸五章章四句

棫樸多賢也多賢人者能作人也思皇多士王

國克生維周之楨其謂是乎序云文王能官人

也愚謂經不見美先王意牟氏曰褒揚今王而

勉之之辭也

瞻彼旱麓榛楛濟濟豈弟君子干祿豈弟

旱山名麓山足濟濟多也言登山刊旅見林木繁茂

君子有和易之德祭則受福也重言豈弟者天不和
煦草木不生人不和易福祿不遹故丁甯之
瑟彼玉瓚黃流在中豈弟君子福祿攸降
瑟縝密貌玉瓚圭瓚也黃流鬱鬯也言君子禮神用
寶器薦嘉味又有和易之德福祿所以降下之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豈弟君子遐不作人
鳶鴟類戾至也言登山以望鳥飛魚躍上下昭察君
子作人之澤如之所及豈不遠乎此章不言福祿美
化作人福莫盛焉

清酒既載騂牡既備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載在尊也備全具也祭牲山林埋之川澤沈之言酒醴牲牢豐潔以享祀神神降之大福此章不言豈弟百順之爲福和樂可知

瑟彼柞棫民所燎矣豈弟君子神所勞矣

燎燔柴也勞勞來也言令民輸薪柴山上燎之以祭君子和易之德與煙氣俱升神喜慰勞之陸德明云燎說文作尞一云祭天也

莫莫葛藟施于條枚豈弟君子求福不回

回轉也言山上草木葛藟近條枚則但引蔓以緣之

君子近福祿不須回轉以求之成豈弟也

旱麓六章章四句

旱麓受釐也瑞玉曰篇首言旱麓所祭或卽旱

山又言柞棫民燎或卽柴望之禮余曰經亦不

見褒美先王意疑祭後受釐美今王而勉之之

辭其成王與

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大姒嗣徽音

則百斯男

周姜大姜也婦有姑辭也言常思莊敬是乃文王之母母敬則子賢也常思順愛稱爲京室之婦婦愛則姑樂也大姒上慕先姑之美音嗣其爲婦則以孝嗣其爲母則不妒百男言子孫多也

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宗公宗廟先公寡妻寡有之妻賢之也言文王德當神明順於先公無有怨恫其型家有法先閨門次兄弟然後以治天下家邦使皆有儀法瑞玉曰先言嗣

徽音著大姒之賢又言刑寡妻美文王之德箋引書乃寡兄勖周公謂武王爲寡有之兄也愚謂若云寡爲謙辭恐非臣子所得稱之

雝雝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

承上言文王和以處家敬以在廟然和從敬生故言其敬無所不在雖不顯明亦如神臨覗之雖無厭射亦自心保守之言其德純也

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不聞亦式不諫亦入

戎昆夷也疾患難也承上言文王德純故今外患雖不殄絕然德之先大亦不瑕疵因言其德無假學習

雖事不必前聞亦自合於法雖人不有諫諍亦自入於道言性與天合也

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

成人冠以上也小子童子也造為也所習有業不虛廢也古之人謂文王也承上言聖性自然故今一世人才皆有德造此由文王作人不倦無厭斁心遂令斯士皆成名譽俊乂之美

思齊五章二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

思齊序云文王所以聖也瑞玉曰聖莫大於孫

內教德莫加於育英才故以終始焉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維此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上帝耆之憎其式廓乃眷西顧此維與宅

二國夏商也四國四方也耆與嗜同廓大也與匡衡作于是也言大矣上帝視下甚威明監觀四方惟求民之安定欲擇賢君命之乃夏商二國先哲王其美政既不獲見於是究度四方之國求能定民者上帝則嗜好之而卒不可得不惟無善可嗜又憎其為焉

浸大帝乃眷然顧西岐而言此維予之所居也瑞玉曰先儒謂二國斥桀紂恐非謂斥殷紂崇侯亦不倫耆字未詳牟氏曰匡衡奏議引詩作此維予宅又釋之云言天以文王之都爲居也按古注此章及下章並爲文王事今從朱子並爲大王事也

作之屛之其菑其翳修之平之其灌其栵啟之辟之其檉其椐攘之剔之其檿其柘帝遷明德串夷載路天立厥配受命既固

木立死曰菑自斃曰翳灌叢生栵行生一云栭也檉河柳椐樻也檿山桑柘桑屬也作屛拔去之修平疏

治之啟辟開土移植之以其木易生也攘剔存幹枝
落之欲其材易長也串夷昆夷也瑞玉曰串貫也如
貫而去也余曰配對也言岐周之地本多林木而近
昆夷漸次開闢由帝遷明德之君大王令宅其地昆
夷畏之滿路而去天於是立爲君作邦之對受命旣
堅固不動搖也瑞玉曰配謂大姜也立厥賢妃佐之
受命所以固
帝省其山柞棫斯拔松柏斯兌帝作邦作對自大伯王
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

受祿無喪奄有四方

對配也善兄弟曰友言帝省視岐山木拔道通帝用
嘉之既爲作邦又作君配之自大伯王季時已然謂
大伯讓而去欲由王季傳文王也但其心隱維王季
能因其心而友之所以友者惟益修德厚福慶與兄
以讓德之光王季之身既受祿無失其後子孫遂有
四方於是大伯之光美始大顯也

維此王季帝度其心貊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
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

帝祉施于孫子

心能制義曰度貊與莫通清靜也君德明爲本故首稱焉明辨於事類察於人長教誨不倦君賞慶刑威順慈和徧服比上下相親言維此王季天誘其衷使其心能度物清靜其德音俾教令不繁心靜自然生明因數其德能明能類能長能君故其君此大邦能與民順比其德如此至於文王其德益光大之靡有遺恨是以旣身受福祉而又延及於孫子瑞玉曰孫子武王也主王季而言又曰王此大邦追稱王也疏云

傳箋九言曰者皆昭二十八年左傳文此云維此王
季彼言維此文王者經涉亂離師有異讀後人因郎
存之不敢追改今王肅注及
韓詩亦作文王是異讀之驗
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密人不恭
敢距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
篤周祜以對于天下
畔離也援取也誕大也岸毛傳云高位也按孟子作
遏旅作莒疑亦地名也假言天告文王無如此離道
而苟取無如此貪羨而妄求則大能先知先覺登於
高位將述伐國之事故以此起之因言密人不恭敢

距違大邦擅兵侵阮往至共地文王赫怒整師旅以
遏其徂旅者以厚周家之福以答天下之望
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
飲我泉我泉我池度其鮮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萬邦
之方下民之王
京高邱也瑞玉曰密人爲二師一師侵阮一師徂共
前云以按徂旅蓋遏其徂共者也云王赫斯怒文王
自禦之也此云依其在京侵自阮疆乃遏其侵阮者
也不言王別遣將禦之也是文王伐密亦爲二師故

經分兩章言之言依其在京兵行依山爲固也侵自阮疆侵其侵阮者也陟我高岡以觀師也密人之矢無敢及我陵阿其馬無敢飲我泉池皆言我者有之之辭密人驚遁而去也於是相度善原其地在岐陽渭側爲萬邦之所嚮作下民之君王此言作程也余曰鮮原竹書以爲地名毛傳云小山別大山曰鮮

帝謂文王子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

不大聲以色箋云不虛廣言語以外作容貌不長夏以革李文貞公曰長諸夏以文德不以兵革是也仇傳云匹也鉤鉤梯臨臨車衝衝車墉城也言帝謂文王予思明德之人化民不以聲色長人不以兵革不以識識不以知知循性自然動合天則此明德也又言帝謂文王詢爾仇匹之臣觀其方略同爾兄弟之國一乃心力以往伐崇於是崇侯虎倡紂為惡故天命討之瑞玉曰仇方不合從箋作讐國文王伐崇誅暴非復讐也史記所載亦失實

臨衝閑閑崇墉言言執訊連連攸馘安安是類是禡是致是附四方以無侮臨衝茀茀崇墉仡仡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

閑閑徐也言言高大貌連連屬續貌安安不暴也類祭上帝禡師祭也致招使至也附諭使降也茀茀彊盛貌仡仡堅壯貌瑞玉曰言仡仡而國滅城堅人瑕也余曰伐擊刺也肆犯突也言文王伐崇執訊斬馘不事殘暴欲致其歸附而已四方聞之已畏其威無有敢慢侮者及崇人不服於是伐肆絕滅之四方

懷其德無有敢拂戾者春秋傳云文王伐崇三旬不降退修教復伐之因壘而降是兩節事故詩兩言之

皇矣八章章十二句

皇矣序云美周也天監代殷莫若周周世世修德莫若文王愚謂前四章述祖德也後四章述文王也

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

臺以占候雲物曰靈者神之也經度也營表也攻作

也不日不設期日也言文王爲臺方始經營庶民競
築作之不日而成文王戒令勿急庶民樂事如子趨
而來
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翯翯王在靈沼於
牣魚躍
囿沼曰靈因臺也囿所以域養禽獸濯濯肥澤貌翯
翯潔白貌牣滿也言文王以時觀游來在囿沼鹿伏
其所不驚曁鳥獸魚鼈咸若民樂其樂也
虡業維樅賁鼓維鏞於論鼓鐘於樂辟廱

樅曰栒植曰虡所以懸鐘鼓業大版也樅崇牙也賁
大鼓鏞大鐘論說也辟廱學名辟璧通廱澤也言辟
廱成文王觀焉乃作樂於哉講論乎鐘鼓於哉作樂
乎辟廱民皆來觀禮故美而樂之
於論鼓鐘於樂辟廱鼉鼓逢逢矇瞍奏公
鼉皮可冒鼓逢逢聲和也矇瞍樂工也樂更端曰奏
公公堂辟廱之堂也疊上二句言聞鼉鼓之聲知矇
瞍方奏樂於廱宮民皆尋聲來觀之
靈臺四章二章章六句二章章四句

靈臺樂文王也民樂其樂詩人述其事以美之
文王遷豐始立靈臺天象以占繼作辟廱人才
以育辟廱靈臺皆在國之郊或云靈臺國東南
辟廱西郊也

下武維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
下猶後也瑞玉曰居殷下世而有武功者維周余曰
小序謂繼文言周上文德下武功也三后大王王季
文王也言周雖武功定天下其先世世有明德三后
神靈既在天武王又能配對之於鎬京

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孚

言武王所以配于京由其於三后世德起而求之長言配合天命則成王者之信於天下或疑此詩有成王字當爲康王以後詩朱子云當如舊說

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維則

言王道成於信則下土法之所以信者由其長言孝思不忘故可以爲法瑞玉曰天子庶人孝之事不同思則一爾

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

一人對三后則文王也忠孝爲順德服事也文王於
殷不失臣節順德也武王愛茲所爲所以應合者亦
維順德忠孝一節也故長言孝思則昭明其繼嗣先
王之事言欲服事殷

昭茲來許繩其祖武於萬斯年受天之祜

來後世也許進也繩繼也祖文王也武迹也言武王
能昭明其繼志之事後進子孫亦慕效之繼續乃祖
之迹子旣思孝孫復衆賢將萬斯年受福無窮

受天之祜四方來賀於萬斯年不遐有佐

遐遠也言子孫受天祜四方諸侯皆來朝賀萬年翊戴豈不遠有輔佐乎

下武六章章四句

下武序云繼文也周世世有文德文王謨丕顯哉武王承之孔子云武王達孝乎善繼人之志者也愚按序繼文之文非文王箋誤

文王有聲遹駿有聲遹求厥寧遹觀厥成文王烝哉

聲令聞也遹發語辭烝語辭或歎美辭猶楚辭些只也言文王本有聲爲西伯後又大有聲其卒方國惟

求安民觀其成功是乃文王哉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文王烝哉

作邑徙都也豐邑崇地也言文王受天命討有罪有

此武功既伐崇國因作豐邑徙都之以應天命

築城伊減作豐伊匹匪棘其欲遹追來孝王后烝哉

減疾流也傳云成溝也言文王築城而溝之不自侈

大城方十里溝深廣八尺其作邑居亦與之匹非以

急遂其欲乃追述先人以來之孝思繼其業爾變諡

言王后者美大之

王公伊濯維豐之垣四方攸同王后維翰王后烝哉
王公謂先公也濯明也言先公以來功業漸已著明及築豐垣四方歸之倚爲楨幹垣翰相依也再言王后者別異於王公
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皇王烝哉
豐水會渭東注河豐邑在其西鎬京在其東主鎬言見其東注爾稱皇王者有天下之大號
鎬京辟廱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皇王烝哉
鎬京武王都言武王徙都鎬復修文之辟廱講學行

禮東西南北無不心服之遂王天下也以武功稱文王見文王之文非不足於武以辟廱美武王明武王之武非不足於文

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武王烝哉

正定也言武王始營鎬京嘗稽於卜問可宅以否龜出吉兆正定之武王乃作邑成之武王擧謚者著其實

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烝哉

芑牟氏曰麋芑之芑是也仕傳云事也瑞玉曰翼輔

也言豐水之旁有芑焉土田肥美武王豈不欲事於此乃遷者欲遺子孫萬世之謀以安定輔翼之爾余曰孫謀定則子安子孫安則民寧求寧觀成文武之心一而已

文王有聲八章章五句

文王有聲序云繼伐也文王有功伐武王能繼其聲而大之孔子云武王達孝乎善述人之事者也愚按序繼伐之伐非伐國箋誤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

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

姜姓嫄名高辛氏妃弗去也去無子求有子帝卽高辛氏武迹也介大舍也止居息也言溯其始生周人是維姜嫄由禋祀郊禖以祈子隨帝而行將事齊敏上帝歆之旣歸於所進御舍止之處遂震動而早有娠及生子長育之是爲后稷也

誕彌厥月先生如達不坼不副無菑無害以赫厥靈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

誕語辭達羊子也坼裂也疈玉曰副貳也媼助收生

者余曰無菑母不憂也無害子不病也赫顯也靈異也稷生有奇表異相言娠后稷纔滿月首生如達之易母子皆無苦然以其狀貌顯異姜嫄疑之豈上帝不寧乎不安我之禋祀乎何使我安然而生異子以是欲棄之牟氏曰居然猶塊然始落地時不泣以爲不育故棄之已乃呱呱而泣故遂收養之

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誕寘之寒冰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后稷呱矣實覃實訏厥聲載路

腓芘也字愛也會値也覆蓋之翼藉之覃長也訏大也言子生靈異美嫄欲不舉之三寘危地乃見飛鳥覆藉始收養之人來鳥乃去兒寒泣呱呱其聲長大滿路人皆聞知非常人矣牟氏曰聲長大路人皆聞故得知其不死收養之

誕實匍匐克岐克嶷以就口食蓺之荏菽荏菽旆旆禾役穟穟麻麥幪幪瓜瓞唪唪

岐立貌嶷行貌瑞玉曰就口食以物就口取食也余曰荏菽大豆旆旆揚起貌說文云役禾末也瑞玉曰

穟穟猶穗穗是也幪幪密貌唪唪實多而胣也言后稷匍匐之年已自岐嶷能行步取口食異於常人遂蓺五穀皆美好耕農自其天性也又麻麥幪幪二句麻煙麥涙狀幪幪瓜熟以指彈之聲唪唪

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茀厥豐草種之黃茂實方實苞實種實褎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實栗卽有邰家室

后稷農官也方房也苞甲而未坼也種可爲種也褎漸長也發發管也秀吐華也堅粒汁滿也好形圓正也穎末垂貌栗不秕也言后稷掌稼穡盡人力之助

有輔相天地之道茀草而耕黃茂是種由漬種以至成熟皆是有相道也及功成堯就其母家成國封之令世世祀姜嫄苗將秀心如竹管穗發中而出故箋云發發管時也

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穈維芑恆之秬秠是穫是畝恆之穈芑是任是負以歸肇祀

秬黑黍也秠一稃二米者也穈赤粱芑白粱恆常也可常種之畝棲於畝也肇始也祀郊祀也上言后稷之功此下祀以配天也言后稷降播於民嘉種甚多獨言四穀者秬秠爲鬯酒穈芑爲粢盛主祭而言爾

四穀既恆種之於其收成穫刈之畝棲之任抱之背負之以歸爲酒食肇稱殷禮焉冬至陽之始故郊稱肇祀此郊主報天故配稷之事略而不言

誕我祀如何或舂或揄或簸或蹂釋之叟叟烝之浮浮載謀載惟取蕭祭脂取羝以軷載燔載烈以興嗣歲

舂者臼擣之揄舂畢抒米於臼也簸者箕揚之蹂簸時揉米於箕也釋淅米爲酒也叟叟聲也烝炊米爲饎也浮浮氣也謀諏日擇士惟齋戒具脩蕭蒿也脂膟膋也羝牡羊也軷道祭也燔燒也烈炙也嗣歲新

歲也承上言冬至郊畢乃祀羣神我祀如何乎飲食
精鑿謀惟具備於其祭時取蕭焫脂以升臭用羝廟
西以祭軷燔烈其肉爲尸羞潔敬如此者將以興起
新歲之豐年爾瑞玉問天子祭百神何獨稱軷余曰
軷五祀之一祭以冬時在冬至郊後正月郊前故序
列在此又五祀羣神舉一可以包之
卬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時后
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
卬我也木曰豆瓦曰登祭天用陶匏尙質也鬼神食

氣曰歆迄至也此言正月之郊豆登始薦香氣初升上帝已安饗之周人尙臭故言何芳臭誠得其時乎蓋因郊祀配以后稷庶無慢天之罪亦無棄農之悔自有天下以至于今無敢失墜也瑞玉問先儒皆以肇祀爲后稷始祀余曰正月歲之始於此而郊故稱肇祀此郊主祈穀配以后稷故特詳焉

生民八章四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

生民序云尊祖也冬至之郊大報天孟春之郊爲祈穀日用上辛以后稷配述其相穡之功原

其始生之異欲明文武興於有邰配天起於播
種周公制禮郊祀之後飲酒受釐陳戒之樂歌
也

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戚戚兄弟
莫遠具爾或肆之筵或授之几

瑞玉曰爾爾行葦也余曰爾語助也言敦然聚者道
旁之葦須禁牛羊踐履乃能叢生成形體枝葉柔澤
以喻兄弟至親聚之則盛離之則傷是以戚戚然親
之又親莫令疏遠須當偕俱如彼行葦爾也故令相

與燕集幼者爲之設筵老者又加以几按古注爾與

邇通

肆筵設席授几有緝御或獻或酢洗爵奠斝醓醢以薦

或燔或炙嘉殽脾臄或歌或咢

主曰獻客曰酢主又洗爵醻客受而奠之不舉斝殷爵也醓肉汁醢肉醬殽殽烝也脾土臟也臄口上肉也比琴瑟曰歌徒擊鼓曰咢承上言幼者肆筵又加設重席老者授几又有相續代而侍者以優之於是飲酒正饌之外又加嘉殽旅酬之後乃歌焉燕禮無

咢射有之

敦弓既堅四鍭既鈞舍矢既均序賓以賢敦弓既句既挾四鍭四鍭如樹序賓以不侮

敦雕通畫也堅勁也鍭金鏃翦羽矢也鈞參亭也均皆中也賢中多者也句彀通引滿也射禮搢三挾一个既挾四鍭則徧釋矣如樹如手就樹之不侮敬也言旅酬之後乃爲燕射其射之次以中多爲雋以不侮爲德王與族燕無爲賓之道言序賓者射以爲樂猶投壺云某黨云爾箋以爲將養老大射擇士王肅以爲燕射呂東萊以爲肅說是

曾孫維主酒醴維醹酌以大斗以祈黃耇黃耇台背以引以翼壽考維祺以介景福

曾孫兄弟弟子也維主主爲舉觶也醹厚也大斗柄長三尺挹酒器也祈求也求中以辟養酒所以養老也台背老人背隆起也在前曰引在旁曰翼祺吉也言既射之後飲猶未終舉觶無算爵皆子孫之事故令之爲主又爲罰爵飲不中者以爲笑樂不云罰之謂酌大斗以求汝壽使汝大老台背不能行步我當以禮引導輔翼之又祝汝壽考安吉介大福皆述其

笑樂之辭

行葦四章章八句

行葦燕兄弟也王與族燕世降一等親有盡時服之窮也王者親親之心無盡時因其閒暇召之燕會所以聯而親之使亦親我也親親而行葦之恩篤爲之几筵以安之爲之酒殽歌樂以樂之旣燕而射所以歡洽笑語導養氣血使不壅滯以成福祿爾

旣醉以酒旣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

君子目王也瑞玉曰飽德者鬼神饗德充滿如飽然

尸嘏主人言醉酒飽德如此願汝壽考天又助以大

福

既醉以酒爾殽既將君子萬年介爾昭明

殽俎實也言酒醉矣殽羞又進既願君子壽考又欲

天助其德令光明瑞玉曰壽者恐其老而昏故願介

爾昭明明猶云天牖其衷也

昭明有融高朗令終令終有俶公尸嘉告

融和也公尸君尸也瑞玉曰德明而融如日光和暖

自然高朗而善終終則有始遞嬗無窮故我公尸得以善言告之如下文所云

其告維何籩豆靜嘉朋友攸攝攝以威儀

靜嘉淸潔而美也朋友賓客助祭者也攝檢也言嘉告維何以其籩豆美善羣臣又相攝佐以威儀瑞玉曰籩豆言靜所謂君婦莫莫爲下女士起也

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孝子主人嗣子祭祀之終畢奠者也言威儀甚得時又有孝子以畢奠孝心不窮竭故天長錫以善類瑞

玉曰類肖也子孫賢克肖其父祖
其類維何室家之壼君子萬年永錫祚胤
壼宮中巷也允子孫也言其類維何不越室家之內
汝既享壽考天又長錫福祚於汝子孫瑞玉曰錫汝
有福祚之嗣也
其胤維何天被爾祿君子萬年景命有僕
僕附也言其允維何既生賢嗣天又被以爾之福祿
使世世爲天子又爲大命所附屬如下章之事瑞玉
曰僕言隨其後也

其僕維何釐爾女士釐爾女士從以孫子

釐予也女士女有士行者從隨也言生賢子孫又生淑媛爲之妃瑞玉曰既有賢妃當復生賢子孫如隨而至所謂僕也

既醉八章章四句

既醉嘏辭也主人潔敬饋食祭而受釐祝傳尸意以嘏之嘏有二其爲神之辭曰來女孝孫使女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其爲尸之辭則此篇是也一章二章述致嘏之由

三章以下皆述報之之辭

鳧鷖在涇公尸來燕來寧爾酒既清爾殽既馨公尸燕飲福祿來成

鳧鴨也鷖鷗也言水鳥在水中得所安以喻公尸釋象神之敬洽賓主之懽意亦閒適故來燕來寧也酒清殽馨公尸於是燕飲王於祭時已受福祿至此又來成就之始言公尸來燕方來也又言公尸燕飲正燕也

鳧鷖在沙公尸來燕來宜爾酒既多爾殽既嘉公尸燕

飲福祿來爲

沙水旁也爲猶助也言水鳥在水旁其地宜稱以喻王賓敬公尸事亦相當故來燕來宜也酒多殽嘉燕尸備禮福祿又來助之

鳧鷖在渚公尸來燕來處爾酒旣湑爾殽伊脯公尸燕飲福祿來下

渚沚也言水鳥在渚止得其處以喻公尸來燕亦得其處所酒湑殽脯福祿隨公尸又來下之言下明神在上也

鳧鷖在潨公尸來燕來宗既燕于宗福祿攸降公尸燕飲福祿來崇

潨水會也宗尊也言水鳥在衆水交會處其地明顯以喻公尸來燕爲衆賓所尊昨日燕侑既燕於宗廟爲福祿所降今又燕於寢室福祿來積而愈崇

鳧鷖在亹公尸來止熏熏旨酒欣欣燔炙芬芬公尸燕飲無有後艱

亹山絕水如門也熏熏和說也瑞玉曰說文作醺云醉也言水鳥在水旁峽中意亦樂之以喻公尸來止

醉然後歸飲旨酒而樂食燔炙而香以此人和神喜永降之福自今而後無有艱難傳云無有後艱言不敢多祈也

鳧鷖五章章六句

鳧鷖繹賓尸也祭之明日繹於廟門外因其祭食以燕尸或云宗廟之祭以明日其祀天地羣神燕尸即用祭之日

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右命之自天申之千祿百福子孫千億

假大也一作嘉戒成王言大可樂之君子有顯明之令德安民官人皆得宜以此受福祿於天旣保安右助命之以位又自天申重之所以然者惟以德干祿而膺百福斯子孫至於千億年瑞玉問民人何以宜余曰更無他功美止是其人應承當者子之而已是宜也

穆穆皇皇宜君宜王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羣匹

抑抑謙下也言德容敬美宜稱其爲君王不有過誤

不有遺失循用祖宗之成法一無所變更威儀謙謹教令有序無怨忠直無惡老成循用羣臣之賢者以匹偶於己成王初服故戒以此書云厥若彝及撫事惟以在周工

受福無疆四方之綱之綱之紀燕及朋友百辟卿士媚于天子不解于位民之攸塈

朋友卽百辟卿士也承上言君子令德如此則能受無疆之福長爲四方之綱君綱之臣紀之天下無事清燕之福及於羣臣矣內外臣工益愛戴天子無敢

怠荒其職位民所以休息此宜民宜人之實

假樂三章章八句古注四章章六句愚按或作六章章四句亦可

假樂訓成王也王初涖政戒以太平君子持盈守成爾一章言以德獲福哲命自貽二章言顯顯令德三章言宜民宜人

篤公劉匪居匪康迺埸迺疆迺積迺倉迺裹餱糧于橐于囊思輯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啟行

公劉后稷曾孫也積露積橐腰纏囊有底橐也戚揚斧鉞也后稷子不窋失官竄於西戎及公劉復興始

遷豳故言厚乎公劉之爲君也瑞玉曰公劉將欲遷不敢寧居乃先往豳地治田疇實倉廩既有備乃率民而往於是裹餱于橐裹糧于囊思以和輯民人令合謀協慮以光大國家既聚行糧又飭武備防寇鈔於是始啟行而遷焉又曰疆場積倉卽指豳言下文度原徹田皆是也以理而言不先經理豳國卒然來數萬人於何仰賴

篤公劉于胥斯原既庶既繁既順迺宣而無永歎陟則在巘復降在原何以舟之維玉及瑤鞞琫容刀

巘山頂也舟帶也容刀容飾之刀也言公劉始來相地民人從者既繁庶所相之地既順衆心乃宣告於衆皆曰善無有長歎息者公劉猶懼不審乃陟巘復降原再審之陟降皆徒行故人見其佩玉瑤容刀喜其勤民也瑞玉曰既庶既繁似言生物茂盛見土田美爾

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溥原迺陟南岡乃覯于京京師之野于時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時語語

百泉衆水也京高邱也師衆也上章定民居此章建

國邑也言公劉欲定都先往衆水所會處瞻彼原勢之廣大又升南山之岡乃見豳之野有邱山水盤聚可以居大衆而都之於是國民來處者處之羈旅來歸者廬之出號令自言之議政事公語之瑞玉曰處處言居者多廬旅言居不能容廬處之言言語語廬舍繁密人聲喧闐也

篤公劉于京斯依蹌蹌濟濟俾筵俾几既登乃依乃造其曹執豕于牢酌之用匏食之飲之君之宗之

曹羣也謂羣臣牢牧閑也何氏云此章行遷廟之禮

是也言公劉于京斯安乃遷主以從羣臣與祭皆有威儀使人鋪筵設同几奉主登筵神乃依几行禮已終乃召至羣臣以燕之餚豕爲食酌匏而飲貴其儉質自爲之君又爲之立宗宗以族得民故建國立宗事相須

篤公劉既溥既長既景迺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其軍三單度其隰原徹田爲糧度其夕陽豳居允荒

景測日也單無羨卒也徹通也山西曰夕陽荒大也此章税田制軍也言公劉制田既廣其東西又長其

南北旣考日景以正方面乃登高岡相其陰陽寒暖所宜觀其流泉浸潤所及其軍之制丁夫適滿三軍之數無羨卒其田之制度其下隰與平原而徹之使通力均作因稅其入爲糧井田必須衍沃故度隰原也又度山西之地山林陵麓田不井授亦不徹焉廣境土而已幽國之居於是信大

篤公劉于豳斯館涉渭爲亂取厲取鍛止基廼理爰眾爰有夾其皇澗遡其過澗止旅廼密芮鞫之卽

亂橫渡也厲砥也鍛鐵也止基疑皆器名止石爲鍛

質也基田器之屬也遡鄉也芮水內鞫水外一云芮同汭水名也瑞玉曰此章制財用也國新立農事備飭當來百工以富民余曰公劉于豳治館以舍百工從漆水橫渡渭水至南山取厲石爲椹質鍛爲鎡基乃理治之百工所聚商賈歸之於是人衆財有戶口日繁或夾皇澗而居或鄉過澗而處旣而羇旅來止者愈益密不能容又就澗水之內外處焉

公劉六章章十句

公劉序云召康公戒成王也成王將涖政戒以

民事美公劉厚於民而獻是詩

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餴饎豈弟君子民之父母

泂水也一云水貌潦流潦也餴蒸米也言一水爾酌彼行潦之餘挹於彼所注於此器澄而用之可爲餈盛薦神明戒成王物之薄者人猶不棄法之美者王當挹取也學爲豈弟君子則爲民父母矣瑞玉曰挹彼注茲學爲世子法也 案毛傳云豈樂也弟易也又呂氏春秋不屈篇惠子難白圭引此詩而釋之曰愷者大也悌者長也君子之德長且大者則爲民父母

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罍豈弟君子民之攸歸

道上流潦可滌器事神有德則爲民心所歸在人挹注之爾

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漑豈弟君子民之攸塈

漑滌器名也記云器之漑者不寫

泂酌三章章五句

泂酌序云召康公戒成王也瑞玉曰教世子法也成王幼周公抗世子法於伯禽召公戒以潢汙行潦可薦神明欲王酌而用之爾

有卷者阿飄風自南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

卷曲也君子賢人也篇內並同言陵曲則疾風入之愉王屈體待賢則賢人歸之故君子有樂易之德者來從王游來就王歌以陳其好音言游歌者卷阿之上王游焉

伴奐爾游矣優游爾休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似先公酋矣

瑞玉曰伴陪也奐美也爾爾王也優游閒適也酋久也言羣臣伴王游者威儀閑美優游休息然非徒游而已樂易君子能使爾充滿德性則似先君享壽悠

八

爾土宇昄章亦孔之厚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百神爾主矣

土宇謂居民土地屋宅也昄大也章明也言登此眷阿見爾八煙廬井大章明亦甚富厚矣然保之爲難樂易君子能使爾充滿德性則爲百神主也育天下者主百神

爾受命長矣茀祿爾康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純嘏爾常矣

瑞玉曰茀草多也福祿如之言受命長茀祿康是即純嘏也然福基於德樂易君子能使爾充滿德性乃常享大福矣結上三章

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豈弟君子四方爲則

馮依也翼輔也孝畜也德得也言忠諒可託才能可任孝行可傳德美可述賢品有此四等王以之引導於己輔翼於己則豈弟君子能爲四方之則瑞玉曰四有戒王旁求賢也猶云子無謂秦無人

顒顒卬卬如圭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爲綱

顒顒卬卬盛貌半圭爲璋合二璋成一圭君執圭臣執璋也言明良相得君顒顒於上臣卬卬於下君與賢一體如圭然臣與君合德如璋然由是遠人聞其聲近人望其儀豈弟君子信可以綱維四方

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下

鳳凰靈鳥也藹藹和羣貌是時鳳鳥至故言鳳凰飛衆鳥從之羽聲翽翽然亦與鳳鳥皆集所止猶賢人所在羣士皆附而至也故王之朝多藹吉士可以維

在位君子任使率以忠愛天子瑞玉曰鳳凰喩聖君也有聖君則賢臣附翼而至故云王多吉士

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傅于天藹藹王多吉人維君子命媚于庶人

亦集爰止始進也亦傅于天近君也吉人衆多維在位君子所命率以親愛庶人爲天子勤民焉

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菶菶萋萋雝雝喈喈

山之東曰朝陽言鳳凰所以鳴高岡由梧桐生於朝

陽鳳凰非梧桐不棲故菶菶萋萋則雝雝喈喈喻賢人所以登朝由聖君以禮致之欲王圖任賢令多士鳴周也瑞玉曰鳳鳴高岡喻聖王立朝廷桐生朝陽喻多士生王國

君子之車既庶且多君子之馬既閑且馳矢詩不多維以遂歌

不多意少之也瑞玉曰王游卷阿羣臣從之車馬繁盛賢人既多矣又欲王不自足也但言不盡意陳詩猶以爲少維欲王遂爲樂歌日聽之自省焉

卷阿十章章五句四章章六句

卷阿序云召康公戒成王也言當求賢用吉士

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無縱詭隨以

謹無良式遏寇虐憯不畏明柔遠能邇以定我王

汔幾也詭隨懷詐面從也寇虐害民如寇賊也柔安

也能馴習也穆公戒同列用事者言民亦疲勞庶幾

可小安之乎京師天下根本當愛此以安四方欲安

勞民先除姦人姦人欲竊權寵故為詭隨之行貌類

恭順心實不良及得志則虐害民曾不畏天之明命

故戒用事者遏詭隨無放縱之以謹防無良之人用

預止其寇虐無畏憚者小人盡去柔遠人以綏四方

能邇人以惠中國則可以安定我王

民亦勞止汔可小休惠此中國以為民逑無縱詭隨以

謹惛怓式遏寇虐無俾民憂無棄爾勞以為王休

逑聚也民休息則生聚惛怓昏亂讙譁也詭隨之人

利口讙譁惑亂主聽君一用之則肆寇虐為民憂嘗

謹防預遏之以安民爾前有功於國今無棄前勞則

為王之休美瑞玉曰始於詭隨終於寇虐惡由小至

大故此二句篇內皆不易
民亦勞止汔可小息惠此京師以綏四國無縱詭隨以
謹罔極式遏寇虐無俾作慝敬愼威儀以近有德
慝陰惡也詭隨之人利口悉君反覆無窮極君用之
則爲寇虐陰害善良故當謹防預遏之無使其得匿
焉然欲去姦須親賢賢人有禮乃就須敬愼威儀則
有德之人至可親近之
民亦勞止汔可小愒惠此中國俾民憂泄無縱詭隨以
謹醜厲式遏寇虐無俾正敗戎雖小子而式弘大

惕猶憩也泄猶出也戎汝也詭隨之人陰蠱惑君行事醜惡君用之則賊害善良使正道敗壞故又戒同列言汝雖小子而所用事甚廣大不可不謹

民亦勞止汔可小安惠此中國國無有殘無縱詭隨以謹繾綣式遏寇虐無俾正反王欲玉女是用大諫

繾綣固結也玉寶愛也詭隨之人得君益深其勢牢固愈肆賊虐誅害善良使正道反戾則善人盡矣故又戒言王欲玉汝貴重之我以是故用大諫正於汝諫同列乃所以諫王

民勞五章章十句

民勞序云召穆公刺厲王也厲王虐而監謗人莫敢言託爲戒同列之辭爾余問厲王暴虐不僅繇役發首止言民勞何瑞玉曰民終歲勤勞上之賦斂重繇役煩民愈不得安息經故兼二事也

上帝板板下民卒癉出話不然爲猶不遠靡聖管管不實於亶猶之未遠是用大諫

上帝喻王也板板反也言上天反其常道下民盡病

在位之臣出言而不行爲謀又不遠其心自恣以爲靡有聖人管管我者是以出話不實於信爲謀未能深遠我以是故用大諫於汝余閒不實於亶卽出話不然猶之未遠卽爲猶不遠重出何爲瑞玉曰下二語較上更進靡聖自恣愈矯誣不實爲謀鄙近又以起大諫也牟氏曰爲因謀不遠故話不然也時旣靡有聖人管管於人今之諫者亦不能實在可信但汝謀之不遠我不得不諫

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天之方蹶無然泄泄辭之輯矣民

之洽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
天亦喩王也憲憲猶軒軒泄泄猶沓沓辭亦話也言
天運艱難無軒軒然意氣揚舉天步顛蹶無沓沓然
志意弛緩因其出話不然故戒以出辭之頃羣臣和
輯悅懌同謀協慮則民心合洽而安定
我雖異事及爾同僚我卽爾謀聽我囂囂我言維服勿
以爲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
服事也言我與爾職事雖異乃與汝同爲王官我就
爾謀反囂囂然聚而笑我不知我言乃可服行汝無

笑之我謀非爲猶不遠我言非出話不然也古人有云采薪之人尚詢之況同僚

天之方虐無然謔謔老夫灌灌小子蹻蹻匪我言耄爾用憂謔多將熇熇不可救藥

灌灌款款也耄老而昏也言王方暴虐汝無如此戲侮也老者憂其然款款誠忠告少者不信而驕之故曰非我老耄而妄言乃汝以憂爲戲爾不憂其可憂憂將益多如火熾盛不可救治

天之方懠無爲夸毗威儀卒迷善人載尸民之方殿屎

則莫我敢葵喪亂蔑資曾莫惠我師
夸毗體柔也殿屎呻吟也葵向也言王今方威怒小人無得柔媚順從令君臣威儀盡迷亂善人畏禍端居如尸然不得有爲民方愁苦呻吟則坐視莫敢向我說及喪亂蔑資財曾又莫能愛我衆所謂善人載尸者也殿屎未詳說文作唸吚

天之牖民如壎如篪如璋如圭如取如攜攜無曰益牖民孔易民之多辟無自立辟
牖導也窗所以導明辟邪也辟法也言民性本善王

之導民如壎篪唱和如圭璋判合如取求攜得攜而必從無曰有所增益費力也牖民甚易爾今民多邪辟乃無牖之者民無由自立於法度豈其罪也瑞玉曰益多也攜物者無得曰多而難勝牖民如此甚易爾

价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

价人大人國之巨室王之貴臣是也大邦成國諸侯也屏樹也翰幹也言价人立朝德威服遠足以捍外

而爲藩京師大衆爲王守邦足以衞內而爲垣瑞玉曰大邦彊國居內外之閒足以捍蔽而爲屏大宗以族得民民爲垣則此爲榦矣抱德之人君所倚以爲寧宗子王之子弟守衞王室猶城然人君失德宗子離心則城壞而藩垣屏榦寧皆徹君獨居矣斯可畏矣無然也

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

昊天亦喩王也王往也旦亦明也衍寬舒也言王威

怒變亂已極汝當敬之敬之無敢戲怠縱恣所以須敬者爾與王日親近凡王明旦之時一出入往來一游行寬衍皆與爾偕及爾奈何弗敬

板八章章八句

板序云凡伯刺厲王也亦爲戒同列之辭